

# 重生的儀式

## ——對天津峰山藥王廟廟會的個案考察\*

劉慧怡

寧夏大學人文學院

峰山藥王廟及其廟會，曾是清代及民國時期天津信仰世界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廟會的重要性曾經僅次於天后宮皇會。峰山藥王廟坐落於天津市西青區大寺鎮王村，主要供奉孫思邈<sup>1</sup>，原是王村的村產，始建年代不詳，曾多次重建，在 1951 年至 1957 年間陸續被拆除，1991 年王村人重築廟台，並於 1992 年恢復了傳統廟會。

雖然藥王廟在完成重建後，廟會與「藥王出巡」的儀式即被復原，但隨著廟宇被交給天津佛教協會管理後，整個儀式不斷被改造，與之前的大相逕庭。2005 年，廟宇移交天津市佛教協會管理，廟宇的名字也由「峰山藥王廟」被改為「藥王古寺」，「峰山」二字成為了可有可無的前綴。<sup>2</sup>在現代漢語的解釋中，「寺」與「廟」從詞源上，存在一些顯著的區別，「寺」更多傾向於指佛教場所，而廟則與民間信仰相關。<sup>3</sup>廟名的更換標誌著峰山廟<sup>4</sup>的轉型，開啟了一段與之前的傳統截然不同的歷史。

現今除了一些地方文人的簡單記述外，學界缺乏對峰山廟及其廟會的個案分析，本文側重考察該廟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舉行廟會的情況，至於其廟宇歷史、傳說及廟內碑刻另有專文討論。

### 一、清代及民國文本中的廟宇與廟會

關於峰山廟的記載，散見於清末民初的各類地方志及史料筆記之中。道光年間的《津門保甲圖說》已出現該廟宇的事蹟，<sup>5</sup>同治九年至光緒四、五年的《天津事蹟紀實聞見錄》記載：「四月廟會：南門外廟宇：峰山藥王廟。」<sup>6</sup>初刻於光緒十年（1884）的《津門雜記》記有「藥王誕辰，自四月二十日起各廟賽會……其香火最盛者，則距城三十餘里之峰山。」<sup>7</sup>「峰山廟，在城南三十里，俗稱峰窩。供奉藥王，頗著靈爽，相傳聖誕係四

月二十八日，廟門於二十一日預啟，至二十八日始閉」<sup>8</sup>，在初刻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津門紀略》中，峰山藥王廟的藥王誕辰又一次得到了強調。<sup>9</sup>

19 世紀 20 年代，相聲名家張壽臣創作了相聲《地理圖》，其中也特別提到了此廟，可見當時這座寺廟在天津人心目中已成為了一座地標。民國二十六年天津淪陷，但峰山廟的興盛還在延續。1930 年代文人戴愚庵在《益世報》上開設專欄〈沽水舊聞〉，其中這樣描述此廟：

城南二十餘里，有廟曰「峰窩」。其中所供之神為孫思邈，俗稱藥王爺者是。他廟之藥王像均白臉，唯此廟則金臉。廟場之期，共為半個月，計由夏曆四月十五起，至月底止。其他各廟會場，亦無此延長者。所以延長原因，蓋以廟地不大，善男信女過多，故前十日則為津城廂內外居民降香期，各不相擾，例行已久。三十年前，民眾逢此廟場，舉津若狂，勞民傷財，甘之如飴……。<sup>10</sup>

民國三十一年（1942），時任天津縣縣長王景山與青幫頭目袁文會主導重修廟宇，峰山廟的香火一時達到極盛。即使在 1952 年因為「破四舊」，廟宇被陸續拆除，但其靈驗名聲仍久久不去，在 1956 年、1957 年、1979 年、1990 年至 1994 年不斷有信眾到峰山廟的遺址上尋求神水仙藥，甚至是一切他們認為能沾上峰山廟靈氣的物品。<sup>11</sup>

### 二、被移交的廟宇

在現今王村的區域內，隨著「農民上樓」政策的實施，王村像其他村子一樣拆除舊村，發展商品

房。隨著村子的發展，峰山廟的命運也隨之改變。2005 年王村將藥王廟移交天津市佛教協會管理，其變更廟產時的協議書內容如下：

為落實國務院 426 號關於《宗教事務條例》規定，經村兩委班子研究擬將「峰山藥王廟」轉為宗教產，歸屬天津市「佛教協會」統一管理：

1. 佛教協會接管藥王廟，並負責辦理宗教活動場所登記手續。
2. 峰山藥王廟每年將全部收入 60% 交付給王村村委會，佛協自留收入 40%，一直持續 30 年，待還清王村村委會修復寺院 4,500 萬元後，藥王廟地上建築歸市佛協，藥王廟佔地所有權仍屬王村所有。
3. 王村和佛教協會同意隆輝法師出任峰山藥王廟第一任住持。
4. 市佛協對藥王廟擁有所佔用土地 30 年使用權，30 年後市佛協向王村村委會每年交納土地使用費。佛教協會自 2005 年下半年接管藥王廟後，按國家宗教事務條例進行管理。

同時經市、區政府有關部門批准，正式進行寺院擴建。藥王廟二期擴建工程資金來源主要是藥王廟自籌化緣籌集，整體擴建費用 2,700 萬元。<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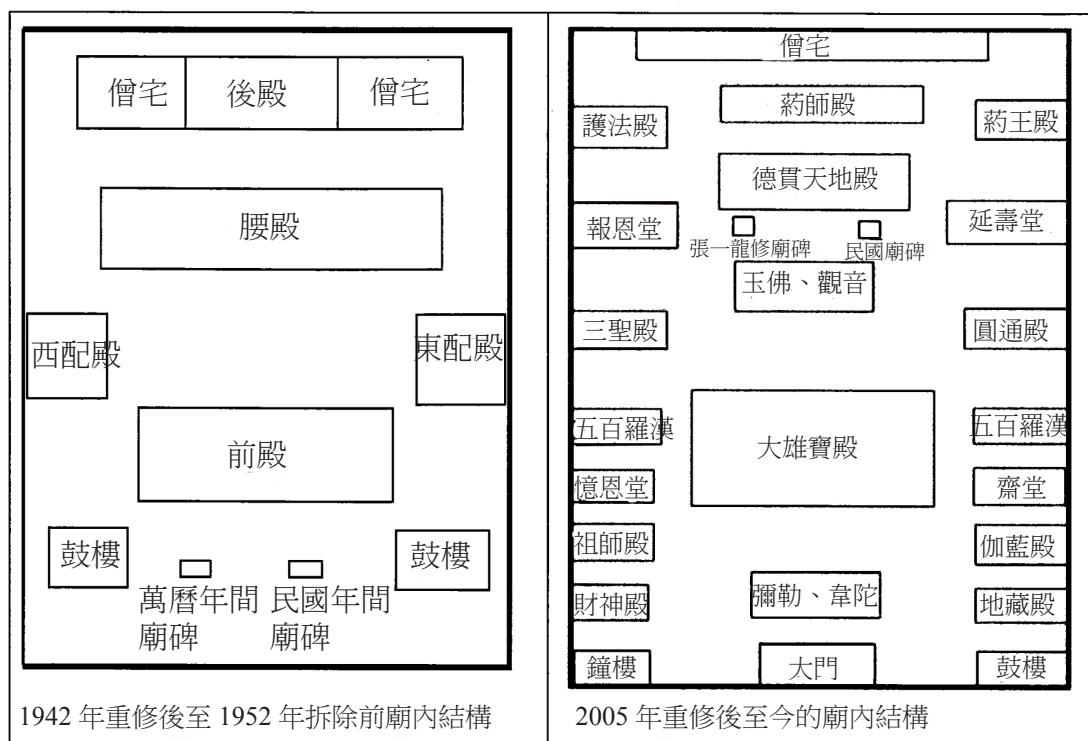
協議中對金錢的精確規定似乎與佛門清靜之地的形象相左，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研究中國古代佛教時就指出，中國佛教運動一開始就以消耗互大的物力人力為特點，這種局面一直持續了三個多世紀：「當時有一支人數龐大的出家人隊伍和無休止的建築工程，它們消耗了非常多的金屬、木料和布匹。」<sup>13</sup> 被移交之後的藥王廟再次經歷了一次重建，僧人們試圖根據自己的信仰將這座曾經充斥著濃厚民間信仰色彩的村廟改造為傳統的佛教寺院，引入諸多的佛教元素，但他們又不願放棄峰山廟原有的名聲，故又刻意去貼合峰山廟的一系列

傳統。這遭到村中老人的強烈反對：

廟是我們村兒出錢修的，都開發好了以後他們來了撿現成的……他們來了以後把後院的神像都推倒了，砸爛了，我們當然不幹了，嚇唬他們，又塑了一次，又弄壞了，我們就找他們去了，嚇唬和尚們，嚇壞了，這次不敢了，恭恭敬敬地請我們去監督，跑到薊縣去盯著，就是你說的為了還原。後院大殿測地基的時候也是我們去的，讓我們拆過廟的人給量量，為了復原。但測得時候我們想，憑甚麼讓這幫和尚享受，拉線兒的時候就偷著斜了幾度，眼看不出來。<sup>14</sup>

雖然村民努力做出種種抗爭，僧人還是給廟宇帶來了村民無法阻止的巨大影響，他們竭力將原有的藥王孫思邈的痕跡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佛教概念的「藥王」，如藥師如來、藥師佛；<sup>15</sup> 原「護法殿」中供奉的，是在華北農村中常見的胡、黃、白、柳、灰——「五大仙」，但現在僧人們雖然保留了原來的塑像，卻為這些「野仙」加上了名字：胡元君、黃婉君、白雲光、黃仁義、胡靈光、柳雲海、暉中遠、胡道明、柳春風，並為他們編纂了靈驗的神蹟，附會他們都是歷代名醫，供信眾膜拜。<sup>16</sup>

重建後峰山廟的門票價格不斷上漲，雖然售票的居士聲稱，在法會期間可以免票，但以我的經驗，這種聲明是無效的，因為只有在廟會的最後一天，藥王出巡的這一段時間內，信眾才可以免票進院。大雄寶殿外設有一排桌子，上面擺放著筆墨和緣簿讓香客登記捐贈；禁止香客自攜香燭進廟，香火必須從法物流通處購買。香客可以在齋堂內用餐，費用為 10 元，但用餐的人寥寥無幾。<sup>17</sup> 每一尊佛像前均設有功德箱，同時廟內院牆壁兩側排列著數十塊黑色石碑，上面記錄著在廟宇再次重修期間，為廟宇捐款的善信姓名，雖然這些石碑並沒有記錄捐款人的住址、籍貫，但村民指出碑上所出現的絕大多數數字並非王村或附近居民，而是外來者——他們與社區無關，純粹是為了信仰來到這裡。在我看來，寺廟最大的收入應當是專項緣——按

圖一、廟宇結構對比圖<sup>18</sup>

照廟內 X 居士的解釋，就是寺廟有為某種特定的項目而籌款的，通常是為了修殿或修做塑像，通過這種方式籌得款項後，捐資者的名字會被刻寫在該項目之上。現在峰山廟中到處可見這種專項緣的痕跡，廟內的匾額、香爐、石碑、佛像、傢俱邊均刻有人名——廟內的設施幾乎都是善信捐贈。供奉各殿的價格從 30,000 元到 100,000 元不等，香客們還可以在「報恩堂」中為已逝去的親人捐獻一個牌位，此項價格在 2015 年時為 3,000 元，但 2016 年已經漲為 5,000 元。「憶恩堂」中則直接將王村前大隊書記于某供奉起來，因為他是主持重修峰山藥王廟的人，僧人和居士認為他主持修廟有大功德，堂內設有他的照片、貢品及歌頌他的文字。路過「憶恩堂」的信眾皆會對他上香、叩拜——他們並不知道供奉的是誰，他們認為上香拜神是進廟後的任務，至於對像是誰並不重要，「反正都是供奉在廟裏的。」<sup>19</sup>

### 三、廟會：再生的儀式

峰山藥王廟每年於農曆四月二十日前後舉行廟會，廟會持續約一周左右，農曆四月二十八日是傳說中孫思邈的生日，在這一天峰山藥王廟依傳

統舉辦「藥王出巡」的儀式。在民國時期這項廟會儀式並非每年舉行，<sup>20</sup>在 1990 年代廟宇重建後，王村逐漸將其變為在每年固定日子舉行的活動，並且基本保留了最初的儀式形式——在四月二十八這一天的清晨參拜神像，把神像抬出廟宇繞村走一圈，在途中稍作停留，供信眾參拜，這個過程被稱作「藥王散福」。

在廟會期間，廟宇旁的大道上擠滿了來參加廟會的商販，他們告訴我，只要向寺廟繳交管理費，就可以獲得在廟會期間擺攤的權利，但售賣的內容並沒有約束。依考察所見，攤販的商業內容多為餐飲、算命、乞討或售賣特產。佛教協會接管廟宇後，試圖將廟會與佛教法會融為一體，在廟會期間，晝夜舉行水陸大法會，但進廟的人更多的仍是為拜祭藥王而來，只拜藥王。<sup>21</sup>

藥王廟內共有三個藥王塑像，一個在財神殿，出巡時坐於轎中，平時則被丟棄在廟宇的角落內，只有出巡時才會忽然身價倍增的被抬出來；一個在德貫天地殿，為主要的藥王像；一個於藥王殿內。早年只有兩具神像，分別為「出巡的藥王」與「坐診的藥王」<sup>22</sup>，但如今已無這種區別。大部份人進廟後都在尋找「藥王摸手」——即德貫天地殿的藥

王，據說早年藥王神像全身的關節皆能活動，香客摸完藥王的手，再撫摸自身患病的地方，就能得到藥王的靈氣，從而百病不生。按照傳統還可以向藥王身前的葫蘆求藥，但如今已不可能，因為葫蘆裏滿是信眾塞進去的金錢。

與之前不同的是，2015 年的廟會引入了全新的形式。2015 年峰山藥王廟的主持隆輝和尚兼任北塘娘娘宮<sup>23</sup>的主持，於是在藥王出巡時加入了天后的寶攆。6 月 14 日（農曆四月二十八日）早上 8 時左右，人們將放在財神殿內的藥王轎攆抬出，在廟內將轎攆組裝好。<sup>24</sup> 與此同時，在大雄寶殿內僧人帶領一批居士唸經。<sup>25</sup> 廟外放置了天后寶攆，是一個花車。負責看護的居士告訴我，它是北塘娘娘廟的模型，因為隆輝和尚兼任北塘娘娘宮的住持，所以天后的寶攆也被拉過來一起出巡以壯陣仗，等到日後天后誕的廟會，藥王也會過去助威，「我們現在算是聯合組織了吧，一起活動」；但也有居士表示「北塘的娘娘和這邊的藥王是親戚，趕來恭祝他的生日，過完以後天后就把藥王接到北塘住著，等夏天結束再送回來，北塘不是涼快嗎。」<sup>26</sup> 9 時左右，藥王的轎子被抬出來，此時有許多來自附近村莊的老年婦女上前叩拜，先前在大雄寶殿唸經的僧人和居士隨之而出，圍繞著兩副轎攆唸經，約在 10 時左右，轎攆開始啟程。由高蹠花會開路，天后寶攆在前，藥王轎攆於後，接著是

數隊表演者。

巡遊隊伍基本上是沿著舊時王村村子的週邊前進。以前的路線更長、走的更遠，更特意經過有錢人家，並特地在其家門口停留，大聲喊「藥王賜福」，這戶人家需要出來拜謝，掏錢敬奉藥王，如今已沒有這番規定。一路上藥王的轎子不時停下來，一方面是由於抬轎的多為老人，不能長時間負擔沉重的轎攆，更重要的是為了滿足狂熱的參拜者的要求——他們不時會攔轎，在藥王出巡的路上參拜藥王，參拜神靈的同時，不可缺少的是向藥王進獻錢財。有村民提醒我，今年在巡遊過程中停留時間最長的地點，是今年廟會負責人的母親家門口，「在那演一場，就為了給老太太看的。」<sup>27</sup>

巡遊約維時一個多小時，隊伍最後回到廟內，轎攆中的藥王就完成了他一年中最重要的任務，之後被放回到財神殿。但狂歡仍在繼續，各地來的表演者繼續在廟內進行表演，僧人也繼續籌備在晚間舉行的水陸法會的最後的儀式，因為是藥王的生日，所以廟內要「施壽麵」。此外，其他的熱鬧慶典皆與孫思邈無關了。

廟會中的居士彼時告訴我，2015 年的廟會將會成為一個全新的創舉，藥王出巡的新形式將從此被確定，天后也將加入其中，這可能會成為一項新的民俗。

然而當我於 2016 年再次參加儀式時，發現事

表一、2015 年與 2016 年廟會對比

	2015年	2016年
儀駕	藥王；天后	藥王
參會組織	1. 王穩莊鎮建新村秧歌隊 2. 勝利村同善高蹠會 3. 大寺村夕陽紅秧歌隊、歌舞隊 4. 某軍樂會（演奏大悲咒）	1. 大寺村夕陽紅秧歌隊 2. 小孫莊娛樂高蹠會 3. 掛甲寺慶音法鼓鑾駕老會 4. 大寺村夕陽紅秧歌隊、歌舞隊
參與「水陸法會」價格 <sup>28</sup>	總會首：無標價（一席） 會首：無標價（五席） 副會首：無標價（30席） 功德主：無標價（30席） 上堂大齋：10,000元 焰口每堂：5,000元 齋天：5,000元 如意齋：3,000元 往生排位：200元	總會首：30萬（一位） 會首：10萬（一位） 副會首：3萬（四位） 功德主：1萬（若干位） 大功德壇主：5,000元（10位） 上堂大齋：10,000元 如意齋：3,000元 瑜伽燄口：5,000元 齋天：5,000元 普佛：3,000元 往生牌位：200元 送生牌位：200元

實並不像那位居士所說的那樣，天后的寶攢並沒有再次出現在儀式中，2016 年的儀式在 6 月 3 日（農曆四月二十八日）舉行，工作人員仍是早上八、九時抬出藥王轎攢，僧人在大雄寶殿內唸經，但又有幾項細節被強化，例如捐款參加法會的善信身穿特製的黑紗衣，這件黑紗衣是他們「尊貴」身份的標誌——當藥王轎攢被抬出後，只有穿黑紗衣的人才可以跪在藥王的正前方祈禱，其他人跪拜就會被保安人員驅逐，只有等待所有「黑紗衣」完成儀式後，其他人才可以膜拜，但留給普通善信的時間是很短暫的。與 2015 年相比，有更多的僧人加入出巡隊伍裏，他們手持「南無阿彌陀佛」、「迴避」、「肅靜」字樣的牌子和宮燈跟隨。

我僅將 2015 年的廟會儀式與 2016 年的列表比較，從中可以看出兩年的儀式，無論是出巡路線，還是參與的花會組織，皆不相同，可見重生後的峰山廟會還沒有形成定制，可以看出唯一的趨勢，是這項活動會與佛教越來越接近。

#### 四、餘論

雖然峰山廟的儀式還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形式，但它蘊含的巨大能量已經顯現，除了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外，<sup>29</sup> 它更提供了一個讓普通人，特別是附近居民與廟宇互動的場合。在訪談中，我發現村民對僧侶與廟宇的現狀十分不滿，頗有怨言；<sup>30</sup> 僧人也對村民態度冷淡。但這項由僧人所主導的儀式仍是重要的公共活動，在這兩年的廟會中，我皆遇到了大批前來參加出巡的王村村民，甚至執行給藥王抬攢、奏樂任務的老人，他們皆曾經在廟宇被移交之前就執行這項任務，雖然他們向我解釋，廟會是村委會和寺廟聯合舉辦的，他們是為村委會出力的，但毫無疑問，廟會與儀式形成了一個樞紐，將平日幾乎毫無交流的兩個群體短暫地聯合在一起。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重生後的峰山廟幾乎切斷了與民間宗教的所有聯繫，王村附近迄今仍存在著大量的民間教門，在廟宇被移交之前，這些教門會曾積極參與到廟會之中，但僧人到來後，將一切其他宗教團體都攔在寺門外。太上門的現任佛頭告訴我，他對現狀很是傷感的，以往廟會期間，各教門，例如太上門、如意門，甚至其他

廟宇的道士，也可以進入廟中，依照各自的方式為藥王祝壽，但現在他們只能在寺門外唱一唱《藥王讚》。<sup>31</sup> 重生為「正規」的佛教寺廟，對峰山廟來說究竟是好是壞？更多的上年紀的村民持悲觀的態度，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這似乎是一場佛教對民間宗教的「社會主義改造」，峰山廟正在離自己過去的傳統越來越遠，走向一個充滿變化的未來。

#### 註釋

\* 本文是筆者 2016 年天津師範大學本科畢業論文的一部份，從田野考察到撰寫修改，無不凝聚著羅艷春老師的心血，在此僅致謝忱。

<sup>1</sup> 李世瑜先生說 1940 年他遊覽此地時聽聞此廟供奉華佗，此說法應為當時謬傳，見李世瑜，〈父老傳聞中的古人蹤跡〉，收入李世瑜，《社會歷史學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頁 696。

<sup>2</sup> 參見藥王古寺的網站：<http://www.yaowangsi.org.cn/news/>。

<sup>3</sup> 參見駱建建，《歸來之神——一個鄉村寺廟重建的民族志考察》（上海大學博士未刊論文，2007），現代漢語對寺的解釋為：古代官署名、佛教出家人居住的地方；對廟的解釋為：供奉祖先的房屋、供奉神佛或歷史上有名人物的地方、王宮的前殿，泛指朝廷。在 2013 年至 2015 年的田野調查中，我發現無論是廟內的居士、和尚還是外來的香客，他們普遍並沒有「寺」與「廟」的區別。

<sup>4</sup> 下文我仍以其原名峰山藥王廟稱呼這座廟宇，或簡稱「峰山廟」。

<sup>5</sup> 道光《津門保甲圖說》，收入來新夏、郭鳳歧主編，《天津通志·舊志點校卷（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

<sup>6</sup> 佚名撰，羅澍偉點校，《天津事蹟紀實聞見錄》，收入來新夏主編，《天津風土叢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頁 21。

<sup>7</sup> 張燾撰，丁縣孫、王黎雅點校，《津門雜記》，收入來新夏主編，《天津風土叢書》，頁 81。

<sup>8</sup> 張燾撰，丁縣孫、王黎雅點校，《津門雜記》，頁 81。

- <sup>9</sup> 羊城舊客撰，張守謙點校，《津門紀略》，收入來新夏、郭鳳歧主編，《天津通志·舊志點校卷（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頁 37。
- <sup>10</sup> 戴愚庵著，張憲春點校，《沽水舊聞·峰窩廟場》，收入來新夏主編，《天津風土叢書》，頁 105。此書為戴氏於 1930 年代在《益世報》上連載的專欄整理而成
- <sup>11</sup> 大寺鎮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大寺鎮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 27、317、371；郭鳳歧總主編，天津市地方誌編修委員會編著，《天津通志·公安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 496；遲亞平主編，《西青區公安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頁 334。
- <sup>12</sup> 我曾試圖向王村村委會申請獲得協議的詳細內容，但沒有成功，最後在村民的提示下於地方文人朱國成的博客中找到了此份協議書的全文內容，參見：[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311450533\\_0\\_1.html](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311450533_0_1.html) 我曾請村裏的幾位老人幫忙查看這一內容，他們基本確定了內容的真實性，並且強調「我們村本來是不想這樣的，是國家要求我們把廟交出去的，沒辦法啊，政策規定這個廟啊甚麼的不許留在一個村手裏」；但在廟內 X 居士看來這是一場全新的機遇：移交使寺廟由一個非法的封建迷信場所變成了合法的宗教場所。
- <sup>13</sup> 謝和耐（Jacques Gernet）著，耿昇譯，《中國五到十世紀的寺院經濟》（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頁 237。
- <sup>14</sup> 受訪人：王村村民 C 大爺，地點：王村老年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6 月 18 日。村民們認為他們故意將角度拉偏可以改變廟宇的風水，從而使廟中的僧人出現問題，已達到報復的目的。
- <sup>15</sup> 見峰山藥王廟的網站：<http://www.yaowangsi.org.cn/news/>，受訪人：峰山藥王古寺僧人 S；地點：峰山藥王古寺內；日期：2015 年 4 月 6 日。
- <sup>16</sup> 王村村民能回憶出早年曾有巨大的白蛇在藥王廟大殿中活動，且被當做神靈膜拜，受訪人：王村村民 Y 大爺，地點：王村老年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6 月 2 日；但類似這種「五大仙」「四大門」的動物故事在華北的鄉村極為常見，參見李慰祖，《四大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楊念群，〈北京地區的「四大門」信仰與「地方感覺」——兼談京郊「巫」與「醫」的近代角色之爭〉，收入孫江主編，《事件·記憶·敘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 216-272。
- <sup>17</sup> 在多次的田野調查過程中，只有 2013 年 10 月 16 日當天，第一次遇到有香客在廟內用餐，用餐的老太太告訴我：「吃了這裏的飯以後就再也不會得病了。」其餘時間我曾試圖留在廟內吃飯，但齋堂大門鎖上，沒人理睬，在每年廟會期間廟內會舉行「施壽麵」的活動，即以爲藥王慶生的名義，免費為前來參加廟會的信眾提供麵條，此時是齋堂最忙碌的時刻。
- <sup>18</sup> 圖一分別依據峰山藥王廟現在情況和《大寺鎮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369 所繪製成。王村老人也向我確認了圖像的真實性。
- <sup>19</sup> 受訪人：遊客 T 大娘，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日期：2015 年 6 月 6 日。
- <sup>20</sup> 村民表示「甚麼年頭辦廟會，要看年頭怎麼樣，除了廟裏和尚，我們周圍村子也會跟著出錢，年頭不好沒有錢，就只能算了。」受訪人：王村村民 Y 大爺，地點：王村老年人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6 月 18 日。
- <sup>21</sup> 廟會期間前來的遊客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王村及其附近的居民；二是雖然不住在附近，但是上年紀的，早年間曾聽聞過峰山廟的，這其中也有相當一部份人是佛教徒，多是住在大悲院等地並聽聞峰山藥王廟的廟會；三是居住在廟宇附近的外來者。受訪人：遊客 M 小姐、L 小姐，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日期：2015 年 6 月 6 日。
- <sup>22</sup> 受訪人：香客王爺爺夫婦，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日期：2015 年 4 月 6 日。
- <sup>23</sup> 北塘即位於天津沿海地區。
- <sup>24</sup> 在廟內幫助廟會工作的人多為峰山廟的佛教居

- 士，而在外參加巡遊的多為周圍村莊的老人，他們主要負責抬轎、維持秩序。受訪人：抬轎老人 Y，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時間：2015 年 6 月 14 日。
- <sup>25</sup> 只有捐獻特定的數目給水陸大法會的居士，或平日捐錢最多的善信，才有資格參加藥王誕當天舉行的一系列活動。
- <sup>26</sup> 受訪人：看護寶攆的兩位居士，地點：峰山藥王廟門口，日期：2015 年 6 月 14 日，這兩位都是北塘娘娘廟的居士。
- <sup>27</sup> 受訪人：王村村民 Y 大爺等，地點：王村老年人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6 月 18 日。
- <sup>28</sup> 資料來源於廟中所立宣傳牌。
- <sup>29</sup> 受訪人：廟內僧人 A，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日期：2016 年 6 月 3 日，A 告訴我，他並非廟中的常駐僧人，而是為了幫助做水陸法會從浙

江某寺被接來交流的，僧人 A 毫不避諱的告訴我，廟會期間的各項活動能為廟內帶來上百萬的利益，這其中的一部分要在結束後分給王村村委會。

- <sup>30</sup> 這些不滿來自各方面，有村民認為僧人搶佔了原本該是王村集體的巨大財富，還有村民認為廟中僧人道德極有問題，他們認為有德行污點的神職人員可能會污染廟中神靈的靈驗，此外，廟中僧人為了發展旅遊，將峰山藥王廟的歷史強行追溯至唐初，編出許多關於廟宇的傳說，這種行為已經得到了政府的支援，但這種宣傳也令一部分村民反感。
- <sup>31</sup> 唱《藥王讚》的僅為太上門，其內容如下：藥王藥聖普濟真君 / 十大名醫現真身 / 藥治有緣人 / 菩薩摩訶訶；受訪人：王村村民 Y 大爺，地點：王村老年人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圖三、2015 年廟會等待中的天后寶攆



圖五、2016 年廟會正在被拆除的藥王轎攆